

乘龍引鳳

下

卧龙生 著

乘龙引凤

下

卧龙生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一年·石家庄

(冀) 新登字 003 号

乘 龙 引 凤

卧龙生 著

(全三册)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1/32 22 印张 456 千字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
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—29,000 定价: 12.00 元

ISBN 7-80505-498-3/I·461

十三

话分两头，再说小侠葛雷和石金郎两人，骑着快马，一口气跑出十几里，不经不觉，已经月落参横，已经是二更时候了，在明月清光下，越发看出头道沟山岭的险阻雄峻，但见高峰插云，森林如幕，一眼望去，尽是绵亘不尽的山岭，石金郎坐在马上向葛雷说道：

“师兄，前面就是头道沟山岭了，今天晚上月明如画，我们要不要到山上刺探呢？”

葛雷摇头说道：“

“不行，凡是偷营劫寨，刺探秘密，都要趁着月黑风高的夜里，方才可以进行，我们既然由两个屯勇的身上，得到上山路径的大概，倒不用急在一时了，先找一个地方歇歇，养足精神，明日方才再作打算！”

石金郎跳落马下，两人拣了一株大树，把两匹马绑在树干上，小兄弟两人像猴子一般，手足并用，爬上树顶，挑了

一处枝浓叶密的地方，倒头便睡，两个小侠因为跑了一日一夜，精力交瘁，一有了睡觉的地方，便自倒头呼呼睡去，一直睡到天光大白，晓鸟噪晴，方才醒转过来，石金郎睁开眼睛，便觉得阳光满眼，大喜说道：

“师兄，天色大亮，我们可以起程了！”

葛雷正要跳落树下，忽然听见树林远处，传来一片人语声和脚步声，两个小侠不禁一愕，石金郎正要开口，葛雷已经展开“松鼠登枝”的身法，拔身一耸，一溜烟上了另一株高树的树顶。

向下一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总共有八九个小盗装束的汉子，由一个小头目带领着，直入树林，这些小贼身上，每个人都佩着刀枪弓箭，一边交头接耳的说话，一边披荆斩棘的前进，葛雷一看之下，心里立即明白过来了，这伙人分明是头道沟山岭的巡山小盗，原来凡是一个山寨，除了广布耳目，派人到附近城市去刺探客商来往，官兵动向之后，对于山寨外围一带，也要时时刻刻留意，除了派出伏路小盗，注视周围的动态外，还要派出巡山小盗，流动观察防守，这些巡山小盗，人数是十个八个人一组，穿梭来往，每组人除了配备刀枪弓箭全副武装之外，还有火箭信号，铜笛哨子等等，准备随时应变，葛雷看清楚了情形之后，立即跃回原处，把一切报告石金郎，石金郎失色道：

“贼人来到树林里吗？我们得赶紧找地方躲藏呢？”

葛雷笑说道：

“现在来不及了，贼人和我们距离只有一箭之遥，我们还有两四大马，到那里隐藏去？不如索性如此如此，这般这

一般，叫他全师尽墨回去，不许有一个生还！”

石金郎大喜道：

“很好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准备！”

他两个由袖底摸出暗器，葛雷取出枣核钢镖，金郎取出连环袖弩，两个伏倒在树顶上，看定来路，不到顿饭工夫，这一行小盗已经鱼贯到来，石金郎数了一数，总共是九个人，连同那小头目在内，这行人一到森林里，立即看见树下拴着两匹大马，不禁失声叫喊起来：

“哎呀，有人有人，这里有两匹马哩！”

他们一看见了树下拴着的马匹，立即一窝蜂般上前，要想看个究竟，葛石二人伏在树顶，双双把手一扬，嗤嗤，两支枣核钢镖，三支连珠袖弩破空飞出，直射入贼党人丛里，当堂打倒了四个小贼，两个打中胸口，两个射中咽喉，连哎呀也没有半声，四个小盗就这样的送命！

那小头目看见树顶飞落暗器，不禁大吃一惊，高声叫道：

“兄弟赶快伏下，树顶有人，提防暗器！”

哪知道他暗器这两个字，还未收口，树顶飒飒雨声，日光影下，两条人影疾如鹰隼也似的，飞身跳了下来，扑入贼人里面，这两个人不用说也是葛雷和石金郎了！

葛雷使的是双龙金丝如意扣，石金郎用的是折铁双刀，只一飞身跳落，葛雷把如意扣一挥，“风送江帆”，打碎了一个小盗的脑袋，石金郎双刀一落，用了个“斜切藕”，也砍翻了一个贼人，这样一来，九个贼人已去其六，只剩下那小头目和两个小盗了，这三个人看见同伴惨死，不禁心胆俱寒，就要转身逃跑，谁知道葛石两小侠已有成竹在胸，那肯容他跑

掉？

三个贼人才一转，葛雷已经拔身一耸，飞扑过来，“盘龙飞舞”，手中如意扣向下一落，又把一个小盗由后背扎透前心，死在地上，石金郎也用“龙行一式”势，直扑过来，双刀向下一落，向另一名小盗的后脑枕劈去，这小盗急忙向横里一窜，石金郎双刀砍了个空，他却把双刀向地一敲，猛地一旋，直卷起来，贴地横扫过去，“秋风扫落叶”，砍折了贼人的两条腿，这贼人惨叫一声，疼晕地上，这样一来，只剩下那小头目了。

这小头目名叫何权，是塞北四龙手下心腹，也是跟着四龙侥幸由风子岭六龙庄两处逃脱之贼，他知道自己今天遇了强敌，来人本领太过扎手，如果以过硬的撞下去，必定送命，何权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来，他不等葛雷和石金郎二人飞扑上来，突然把双膝一屈，扑通，跪倒地上，高声叫道：

“好汉爷爷，饶了我的狗命！”

葛雷本来想飞身过去，一把如意扣把他掠倒在地，再由石金郎上前砍了他脑袋的，可是见他屈膝拜倒，却又不便下手了，石金郎挥刀上前道：

“师兄，我们已经料理了八个贼人，还争在这一个吗？结果了他的性命吧！”

葛雷喝止他道：

“师弟且慢，等我问几句话，方才杀他也不迟！”

何权不等葛雷发问，已经抢着说道：

“好汉爷不用说，我也知道你们要问的东西了，你要打听头道沟山寨的一切吗？全包在我身上，我可以带你们一条

小路捷径，摸上山寨，想哪样就哪样，保管不会落空的哩！”

石金郎是个性情耿直的人，听见何权这样的说，不禁大喜，上前问道：

“你这话可当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话，倒可以饶了你的性命呢！”

葛雷喝道：

“且慢，你少要听一派甜言蜜语，等我问清楚他！”

他上前用如意扣的月牙钢环指着何权冷笑说道：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头道沟山寨的虚实吗？由山下到山寨，只有一条小路，所谓捷径从何而来？你如果有心欺诳我们，我立即要了你的狗命！”

何权听见葛雷这样一说，不禁面上变色，可是不旋踵间，马上又把神色恢复过来，说道：

“不是不是，好汉有所不知了，偌大一座头道沟山岭，哪里只一条上山的路，小英雄所知道的不过是那条正路罢了，正路埋伏很多，沿路布满陷坑刀弓，伏弩翻板，别说外面的人，就是我们本山兄弟，如果没有标志，也一样要上当，我这一条小路是由山后上的，不但十分安全，而且没有埋伏，我如果存心欺骗好汉，一定身死乱刀之下，不得全尸！”

石金郎看见贼人起誓，便深信不疑了，他向葛雷说道：

“师兄，他或者有心改邪归正也未可定，如果他带我们走捷径上山，就饶了他的性命吧！”

小侠葛雷把眼珠眨了一眨，点头说道：

“很好，只要他真心诚意不骗我们，便可以饶他的性命，

等我问他几句！”

葛雷便向何权问头道沟山寨的形势，比如塞北四龙住在哪一地方？

寨里共有多少兄弟？防御工事怎样？

何权不假思索，一一回答，所答的大致和屯勇齐成所说的相符，葛雷方才消除了一点疑心，他问何权什么时候带自己上山去？

何权答道：

“现在是大白天，耳目很多，不便上山，等到黄昏日落，我带二位英雄上山便了！”

葛雷点了点头，石金郎过去检视那八个倒在地上的贼人，看看哪个不曾断气的，便给他补上一刀，这并不是残忍，因为一个伤重未死的人，十分痛苦，如果任由他挨延下去，可能几天几晚也不断气，在这渺无人烟的森林里，是多么痛苦呢！

所以石金郎过去检视那不曾气绝的贼党，给他结果生命，一来可以避免泄漏秘密，二来也是一种仁侠者的心肠哩！

作小说的有话便长，没话便短，葛石二人坐在森林里，好不容易盼望到红日西沉，天色响晚，葛雷看见归鸦唱晚，飞鸟入林，他便伸手向腰一掬，哗朗朗的一响，抖出双龙金丝如意扣来，向何权道：

“时候已经到了，快带路吧！”

何权答应一声，急不迭忙的站起身来，引着二人向林外便走，葛雷喝道：

“姓何的你听明白了，如果你胆敢生一点歹心，小心敲碎你的脑袋！”

何权慌忙答道：

“小人不敢，二位英雄盖世，小人那里敢生二心呢！”

一路穿林渡莽，披荆斩棘，何权引着葛石两小英雄，行了八九里路，不经不觉，已经来到二道沟山岭下面了！

葛雷看见到了二道沟山岭山麓下，便向何权说道：

“喂！小心一点，你带我们上山了！”

何权用手按口唇，低声说道：

“好汉不要声张，跟着我来！”

他带着双侠穿过一片丛草乱莽，跳过几十堆乱石，在草石丛杂中，果然现出一条小路来，葛雷暗里留心何权的面色，只见他一到小路下面，立即精神紧张，面色灰白起来，不由暗自提高警觉，何权到了小路起点地方，忽然站住脚步，回头向葛石二人道：

“这里恐怕会巡哨队伍，二位请过来看看吧！”

石金郎就要上前，葛雷将他一手拉住，向何权道：

“你这家伙真是前言不对后语，你不是说过带我们一条捷径，完全没人的吗？为什么又有巡哨队伍，显然是说谎了！”

何权急不迭忙的分辩道：

“二位英雄有所不知，我说这条路没人防守，这不过指固定的卡哨而言，至于巡山队伍，是到处逡巡的，哪保得一定不在这里出现呢？二位眼力这样的好，如果看见没有巡山部队，我便可以带两位英雄长驱直进；混入后寨的哩！”

葛雷由鼻孔里哼了一声，他立即走上前，抓住何权^妄领，厉声问道：^旁

“由哪里可以望得出小路有没有人，快说！”^小

何权用手指道：

“好汉只要跳到那块石上，便可以看见一切了！”^小

葛雷出其不意，把何权向大石下面一推，果然不出料，内有古怪，何权只一推到大石下面，扑通，这一段地，当堂塌了下去，现出一个地洞来，原来大石下面，竟是一个陷阱！^小

何权一跌落陷阱里，可应了自己的誓言了！^上

原来这个陷阱是上面用淤泥遮盖的，足有一丈多长，几尺多深，成一个马蹄形，分三面围住了那堆山石，陷坑底下却插满了三尖利刀，何权居心险恶，想把葛石两人引到山下，等他两个出奇不意，双双跌入陷阱之内，哪知道葛雷这人，十分的鬼灵精，他看出何权神色有异来，立即明白了个中的诡诈，用力把他向山石下一推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扑通一声，何权跌落陷阱里面去了！^雙

他这一跌落并不打紧，身子压在坑底百十多口三尖利刀上，当堂洞穿肚肠，遍体鳞伤，惨叫一声，立即了帐！死在乱刀之下这句誓言，并没有说错呢！^卒

葛雷把何权推落陷阱之后，立即把石金郎衣袖一拉，两个伏倒地上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何权才一滚落陷阱，山石旁边一声胡哨，现出十几个贼党来，个个手执白腊杆子，挠钩套索，直向陷阱走来，石金郎看见贼党走近，就要把袖底连珠弩发射出去，葛雷却把他的衣袖用力拉了一下，叫他不要轻^中

妄动，忍耐须臾，石金郎只好停了下来，这班贼党走到陷阱旁边，探头向下一看，失足跌落陷阱的人，竟是自己寨里的小头目，贼党不禁惊骇呐喊起来，七嘴八舌的说道：

“这不是何老四吗？他本来是巡山头目，怎的一个人跑到这里来，自己失足跌落陷阱里面，难道着了鬼迷不成？真是奇怪！”

石金郎看见贼党七嘴八舌的讨论，几乎大笑起来，一个状似头目的贼党道：

“不对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哪会有鬼，何老四明明知道这里有陷阱，决不会自己走到陷阱里面，这一定有古怪，快搜搜看！”

这些贼党轰诺一声，纷纷四散开来，各自把钩连枪白腊竿子等等兵器，向茂草里面乱扒乱拔，这样一来，葛雷和石金郎再也藏身不住了，石金郎首先一扬手，把连珠弩箭由袖底直射出来，两个手执白腊竿的贼党，哎呀一声，向后便倒，这一下并不打紧，贼党当堂引起一阵大乱，高声大叫：

“有贼有贼，奸细奸细！快拿奸细！”

葛雷一声怪啸，由茂草里直窜出来，手挥双龙金丝如意扣，在夕阳光影下，精光闪闪，直向贼党扑去，那小头目装束的贼党，急忙抡单刀拐相迎，哪知道才一照面，便吃葛雷用个“风扫落叶”之势，挥如意扣一打，恰好扎中这贼人的顶梁，小侠这一扣用足了全力，当堂血花冒出，脑分四片，尸横就地！

石金郎手起刀落，也砍翻了两入，葛石二人杀入盗贼之中，其余的看见葛石二人来得凶勇，吓得心胆俱寒，再也不

敢迎战了！

纷纷抱头鼠窜，落荒逃走，葛石二人用暗器连连追射，又打倒了四五个人，可是还有两个贼党，侥幸逃脱，石金郎道：

“不好，他们这一逃跑，我们的行踪泄漏了，还是走吧！”

葛雷却持着相反的见解，说道：

“俗语说得好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我们既然来到虎穴，岂能空回，继续上山去吧！只要小心一点，未必会给贼人发觉！”

石金郎一想也是，两小侠越过山石，直向头道沟山上奔去，他两个小心翼翼，步步为营，每爬一两丈，便小心向前察看，看看有没有陷阱翻板的痕迹，方才再走，像这样的上山，自然缓慢了许多，葛石二人在茂草里面穿行时，满耳朵听见铜笛胡哨的声音，此起彼落，彼起此应，两个小侠心中明白，一定是逃脱的贼党，鸣笛召集同伴，到处找人，不过自己既然来到这里，也只好见一步走一步，至于成败利钝，在所不计的了！

他们在伏莽丛榛中蛇行匍匐，走了两里多路，只见一队队的贼党，由山顶跑下来，不过他们并没有注意葛石二人藏身地方，直向下面跑去，这样一来，反而给了两少侠一个便利，这是什么便利呢？

原来他们向头道沟山上跑的时候，沿途上得要十二万分小心，留神自己脚下有陷阱，因为他们眼见何权跌落陷阱里面，被坑底乱刀插得腹破肠流的情形，不由他们不生了戒

心，因为葛石二人虽然自问有一身武艺，也不敢轻易涉险，但是贼党一跑下来，便不同了，因为贼党一条直路跑下来的地方，必定没有陷阱，至低限度自己可以放心依路上去，毋须瞻前顾后，还不到一顿饭的工夫，已经来到头道沟山寨山谷外，隐隐约约望见入口寨棚，葛石两小侠看见了目的地，精神为之一振！

葛雷和石金郎正要迫近寨棚，忽然听见轰的一声，寨棚开处，出来了两个人，后面跟着一行盗党，这两个人在葛雷的眼里，一下便看出来，先行一个是铁背龙靳永岳，后行一个是金头龙崔仁寿，仿佛有什么要事的样子，匆匆忙忙出，后面跟着的贼党，约有百十多人，个个弓上弦刀出鞘，他们走离寨门还有一箭多地，前面已经跑过几个贼党来，这时候天色已经入晚，几个贼党手里拿着孔明灯，金头龙崔仁寿喝道：

“看你们这样忙乱做甚么！是不是有要事报告？”

几个贼党听见崔仁寿这样一喝，立即站定脚步，其中一个居然屈膝跪了下来，禀道：

“报告寨主，本山寨今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本山第二十三分队巡哨的弟兄，直到今天酉牌时候，全队失踪，不见一个人返回来，二十三分队的头目何权，却死在后山的利刀陷坑里！”

又有一个头目禀道：

“后山第四十分队的兄弟遇了敌人，敌人年纪不大，是两个十六七岁的小孩子，本领相当厉害，四十分队十二名弟兄，被他杀了十个，连小头目成刚也被杀毙，只走生了两

人，急忙跑到四十一分队报告，哪知道四十一分队的弟兄赶到时，这两个敌人又不知道赶到哪里去了！”

靳崔二贼听了这个报告，各把眉头一皱，靳永岳叱喝道：

“巡山伏路的一班人，全是酒囊饭桶！给人家混了进来也不知道，赶快出动所有巡山队伍，多备松燎火把和孔明灯，四处搜索，哪一队发现敌人，不用硬斗，最紧要放起信号火箭，知道没有？”

这些贼党被靳永岳这样一喝，个个诚惶诚恐，唯唯诺诺去了。

靳崔二贼吩咐了巡山盗党之后，便向随行各人说道：

“兄弟留神，我们大家一齐搜索，哪一个首先发现敌人行踪，重重有赏！”

这些贼党轰然应和，风卷残云一般由二人身边经过，抢向山下去了，贼党经过两小侠藏身的地方时，灯光乱，幸好葛石二人躲藏得十分隐秘，没有被贼党发现，石金郎等这百多个贼人走过之后，方才由茂草探出头来，呼了一口大气，说道：

“好险！师兄，我们还闯不闯？”

葛雷说道：

“哪有不闯之理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向前走走试试！”

他们两个在黑影里，展开陆地飞行功夫来，不到十几下起落工夫，已经迫近寨栅，石金郎就要翻身跳上去，葛雷阻止他道：

“不要乱来，寨栅里面铺着串地锦网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，

只要一跳下去，立即上当！”

石金郎一眼看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只见木栅柱后，稀疏的长着一层青草，这些青草是极有规律的，一望而知，是用人工妆成，点缀在网眼上，青草面积足有一丈多阔，石金郎不禁皱眉道：

“沿木栅这一带，方丈以内之地，完全铺满地锦网，这怎样办？”

葛雷笑道：

“师弟又来为难了，我们虽然不能够由外面跳入去，难道不会由地下窜进吗？”石金郎恍然大悟！

小侠葛雷爬行到木栅柱下，拔出腰间的匕首刀来，就着栅脚，一连锯断四根，本书上文已经说过，葛雷这把匕首是龙江钓叟盛云川用九炼纯钢炼成的，虽然说不上削铁如泥，也是锋利异常，葛雷锯了几锯，四根碗口粗细的木栅柱，齐齐的截断了！

他用手扳住柱脚，用力一抛，卜卜几声，不到片刻工夫，已经成功一个缺口方洞，这方洞刚刚可以钻进一个人，葛雷用手指了指方洞，石金郎向里面一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只见那面串地锦网，离地足有一人多高，网下与地面空隙之间，可以容留一个人蛇行窜进，葛雷笑道：

“兄弟你看，我说由上面进去不得，可以由下面进去这句话，可有错吗？你我两个人体格瘦小，大概可以进去吧！”

石金郎点了点头，他暗里佩服葛雷心思的精细，他两个一前一后，由木栅脚下一方洞里，钻了进去。

他两个小心贴着串地锦网下面，避开网眼铃铛，蛇行匍匐，不到片刻工夫，已经深入贼党里面，只见人来人往，灯光辉煌，葛雷和石金郎闪在暗影里面，留心这座贼寨，只见这座寨子占地很广，颇具规模，除了一列列的营房之外，还有钱粮房，机密处，兵械库，弓箭室等，不过上述这些房屋，多数是临时架搭的全是木石一类简陋房子罢了，正中一间高大巍峨的建筑物，那就是忠义堂，葛雷跟随了龙江钓叟许多年，江湖经验十分丰富，他知道凡是贼寨的忠义堂，多半是主要人物聚集的地方，便在暗影里长起身来，和石金郎两个跳上屋顶，一溜烟般向忠义堂奔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来到忠义堂的屋瓦檐前，只见独角龙呼延庆和混天龙彭君保坐在那里！

葛雷发现了塞北四龙的踪迹，心里十分高兴，他伏在瓦面上，偷听呼延庆和彭君保两人的对话，只听彭君保道：

“大哥，依照小弟愚见，要把头道沟山岭造成一座牢不可破的山寨，根本没有可能，我们过去在风子岭和六龙庄的窝穴，何尝不是铜墙铁壁，刁斗森严，结局不是被龙江钓叟这老不死的派人内应外合打破吗？我们目下所欠缺的，不是器械粮草，火药火枪，也更不是山寨防守不够坚固，而是欠了几个有本领的人物，主持山寨防务，万事莫如求才急哩！”

呼延庆喟了一口气道：

“四弟不用多说了，愚兄何尝没想到这一层，我已经派人，几次到二道沟山岭里，刺探那伏虎异人的下落，哪知道接连去了几次，始终没有人得到结果回来，真是没有办法！”

彭君保道：